

喻湘涟：悲喜都在泥人中

■李好航



年逾古稀的喻湘涟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惠山人，传统对喻湘涟而言是至高无上的，在她身上，有着传统民间艺人的深深烙印。阅读喻湘涟的人生故事，会有一种阅读泥人历史的感觉，她将自己的悲喜苦乐，将那些曾经的岁月都浓缩、升华、融进了方寸之间小小的泥人中。

7岁当下手，15岁入行，一辈子就干一件事

老无锡人常说，无锡的西郊惠山有六多：古迹多、庙宇多、祠堂多、香客多、游人多、烂泥嬷嬷多。烂泥嬷嬷说的就是惠山泥人。惠山泥人取材惠山黑泥，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和江南乡土气息，已有上千年历史。和天津“泥人张”一南一北，并称为中国民间泥塑艺术的代表。

2011年1月底，笔者在北京见到了被称为当代惠山泥人最杰出传承人的喻湘涟。老人一头白发，脸上满是疲惫，执拗地纠正笔者的话：“我可不是最杰出的，我们做惠山泥人的要讲谦虚。”连日里为参加展览而赶制作品，让年逾古稀的她病倒了。看着高烧不退的老人，笔者不忍心多打扰，可老人自己一聊起独门手艺惠山泥人，眼睛里就透着精气神，有板有眼地说道：“我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。”

出身泥人世家

京杭大运河在无锡市流淌了2400多年。离大运河200米远的小巷子里，有座老旧的院子，其中一户就是喻湘涟的家，也是她制作泥人的工作室。

喻湘涟1940年出生在湖南湘潭，6岁丧父，母亲蒋兰英带她回到娘家惠山。夏天的早上，天还没亮，外公就把小湘涟叫醒，背上鱼篓向河边进发，开始例行的“晨练”。“那时候水多清啊，河里都是鱼啊虾啊，外公用鱼兜兜起来，我就去接住，走一圈回来，什么吃的都有了。”光着脚丫子跟在外公后面跑，成为喻湘涟小时候最温暖的回忆之一。

喻湘涟的外公蒋金奎是当地有名的泥人师傅，最擅长做各种各样的泥猫，有“惠山猫王”之称。那时就靠着外公经营的小泥人店，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懂事的喻湘涟7岁起就给外公打下手，印坯、打底色，不

知不觉埋下了抟泥生涯的种子。

1955年初中毕业时喻湘涟的志愿原本是成为农业专家。“那时候号召‘到广阔天地中去’，我就想着当个拖拉机手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。结果没能考上。”喻湘涟情绪低落，外公则鼓励她：“我看你在学堂里的图画成绩不错，就学做‘烂泥嬷嬷’吧，怎么样？”

喻湘涟拜了著名泥人师傅蒋子贤为师。蒋师傅虽然只教了她1年零4个月，却教会了她惠及一生的道理：多看、多做、多想、多问。师傅特别告诫她，在制作过程中，从开始到结束要全神贯注，要入神，如果打断了思路，就会“不贯气”，最终伤害到整个作品的韵味和神采。捏泥人是个要能坐冷板凳的活儿，也是个既花脑力又花体力的苦活儿。因为泥怕风干，夏天不能吹电扇；冬天捏着连水带冰的泥巴，寒气从手指直透到心里。喻湘涟却越做越带劲，捏泥人捏上了瘾。就连原本活泼好动的性子，也“一摸泥巴就静下来了”。



干出名堂来

15岁拜师学艺，冷板凳上钻研多年，正当喻湘涟的手艺越来越精湛时，却碰上了“文革”。1969年，喻湘涟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，直到1979年秋，才终于回到了无锡。

再次望向这座城市的时候，她已经历经沧桑，只想从此过上安稳的日子，但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完全改变了她的想法。

“我回来后组织让填表，问你有没有作品在专业刊物上发表，我说没有；你有没有作品给国家级博物馆收藏，我也没有。填那个表我都是空白，我难过极了，几天没睡着。当时还没有复印机，我就连夜把表格一行一行抄下来，想着没的东西怎么在这几年补上去？”

为了填补这些空缺，喻湘涟放弃了到惠山泥人厂当副厂长的机会，去刚刚恢复成立的惠山泥人研究所当了一名普通技师。当时她脑子里就一个想法：“好好干，干出名堂

来！”然而动手干时就发现难得多。“以前师傅教我的东西一直都没搞懂，就是依葫芦画瓢。”

为了能重新掌握惠山泥人的传统制作工艺，1980年春，喻湘涟又去了南京博物院，每天都到库房里修复和临摹“手捏戏文”。之后，她踏遍了整个中国，到处研究泥塑艺术。而她制作的惠山泥人，也开始被中国美术馆等国家级机构收藏。

1982年，喻湘涟作为江苏省民间工艺的代表应邀前往日本进行表演，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惠山泥人行业里走出国门的第一人。回忆起那一幕，喻湘涟现在都激动不已：“当时一下子把外国人都震住了，捏个孙悟空15分钟，不到1分钟能捏出一个小动物。他们认为这是东方艺术，太了不起的东方艺术。”

这次成功并没有让喻湘涟满足，她开始思考——为什么外国人喜欢，惠山泥人好在何处？“我们的东西是意象的多，具象的少，老祖宗就说‘不懂解剖，也不懂别的，我们做的是意思’，这句话不得了。把意思做出来，就是惠山泥人和其他手艺的区别，比如说天津‘泥人张’，他们是具象中追求形神兼备，我们是意象中做到形神兼备。”

心愿完成更伤心

作为土生土长的惠山人，传统对喻湘涟而言是至高无上的，在她身上，有着传统民间艺人的深深烙印。阅读喻湘涟的人生故事，会有一种阅读泥人历史的感觉，她将自己的悲喜苦乐，将那些曾经的岁月都浓缩、升华、融进了方寸之间小小的泥人中。然而对惠山泥人而言，传统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。漫步街巷间，看到传统的阿福渐渐变成了现代儿童，“手捏戏文”变成了时髦女郎，传统技法的比例越来越少，喻湘涟告诉笔者，她感到“压力很大”。

如今，和她一样拥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传承人都已年逾古稀，中青年中还没有大师出现。2003年10月，由喻湘涟捏塑，另一位工艺美术大师王南仙彩绘的157件（套）作品在台北展出，这是惠山泥人艺术一次绚丽的绽放。然而，会不会成为绝唱？“回来后一下子空了，我的心愿是完成了，不过也使我更加伤心，惠山泥人到这里就要画上句号了。我的孩子都没能传承我的手艺。我希望能有真正热爱惠山泥人的人把它传下去。”

喻湘涟患有糖尿病，腿脚也不太利落，往来奔波时都是外孙陪伴照料。喻湘涟告诉笔者：“每天躺在床上，满脑子都在想，我不能到临死的时候，后悔自己碌碌无为。到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希望自己能为后人留下点东西，对得起老祖宗，这一辈子也就满足了。”

编辑/卞瑞鹤